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Januar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3 日至 7 日

临时议程项目 3

一般性辩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在第 2016/101 号决定(见 [E/2016/25](#))中决定，其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的特别主题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本报告旨在介绍委员会关于这一主题的审议情况，这是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的贯彻和审核 1994 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第六章“人口增长和结构”工作的一个部分。

报告审查了全球和一系列国家及区域当前人口年龄分布的典型变化。这种变化受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并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报告还旨在记述年龄结构变化的关键趋势和国际差异，以及人口政策和与健康、教育、就业和社会保护有关的政策在管理与这种变化相关的挑战和加强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惠益方面的关键作用。

本报告由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写。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	3
A.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4
B. 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5
C.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年龄结构	6
D. 儿童和青年人口趋势	8
E. 工作年龄人口趋势	8
F. 老年人口趋势	9
三. 生育率、健康和教育	10
四. 个人和家庭层面的代际支持	12
A. 跨代共居的变化	12
B. 性别及工作与家庭义务的平衡	15
五. 给人口和宏观经济带来的后果.....	15
A. 老龄化人口的工作与老年收入保障	17
B. 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金	18
C. 不断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宏观经济影响	19
六. 需要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	20
七. 结论和建议	20

一. 导言

1.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经历着重大转变——其人口的年龄分布正在从以前的年青状态走向最近的年老状态，前者与较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关联，后者则与较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关联。

2. 这些变化体现了人口结构的转型，其特点是从长期看人口普遍的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由此带来不仅是人口规模的重大变化，还带来人口年龄组成的重大变化。在有些情况下，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受到国际移民的影响，特别是就生育率低并接收大量移民的国家而言。¹

3. 如下文所述，人口结构转型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种转型的时间和速度有很大差别。由此产生的人口年龄分布变化和其他相关的人口趋势变化——包括推迟结婚和生育以及家庭规模、构成和生活安排的变化——对儿童和青年的健康和教育、劳动力队伍的规模和生产率、资金转移系统的可持续性以及宏观经济增长，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二. 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

4. 人口结构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状态向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状态的转型对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直接的影响。这种转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仍然很高，这时年龄分布向较小年龄倾斜，因为婴儿和幼儿期得以存活的儿童的比例较大。² 在第二阶段，生育率也开始下降，使儿童和青年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中达到工作和生育最佳年龄的成年人比例开始上升。在第三阶段，如果几十年来保持较低的生育率，则儿童、青年和工作年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会下降，而和老年人的比例会继续上升。

5. 人口年龄结构从较年轻逐步转向较年老被概称为“人口老龄化”，其程度通常以中位年龄增加或老年人比例上升来衡量。世界各国人口老化的起始和速度有很大差异，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最甚，并早已进入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三阶段。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年龄也在增加。然而，由于生育率不像日本或欧洲国家那么低，加上不断有移民进入，因此这四个国家目前人口老龄化进程较慢。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大多数国家现正处于过渡的中期或晚期阶段。按历史标准，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很快，因此预期其人口年龄增长的速度将超过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或刚刚进入第二阶段；这些国家的人口仍然相

¹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往往比东道社区人口的平均水平年轻，故接受移民的人口通常比不接受移民的人口更年轻。

² 在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儿童”为0岁至14岁者，“青年”为15岁至24岁者，“工作年龄”为25岁至64岁，“老年人”为65岁或以上者。

对年轻。如果非洲区域生育率如预期那样下降，则这些国家将在今后几十年发生类似的人口老龄化长期进程。

6. 人口老龄化体现出人类的重大成就。鉴于存活并进入成年的儿童比例大幅度增加，配偶双方就可选择其想要的生育数量，因其对于母亲和子女存活并最终成为年老者具有很高的信心。降低婴儿、儿童和产妇死亡率和促进生殖健康是《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主要目标。后来，这些议题成为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并被列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化，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机会和挑战。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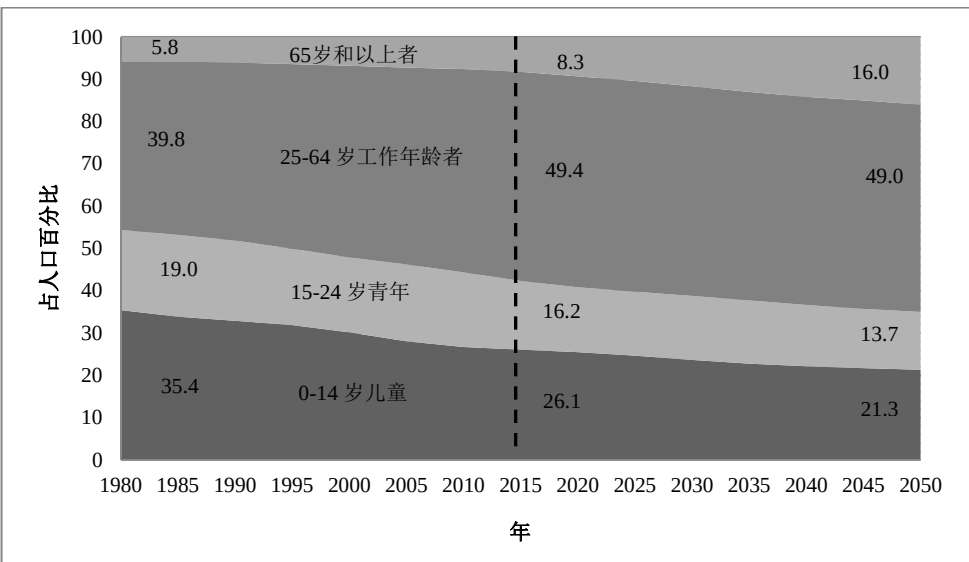
A.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7. 1980 至 2015 年期间，未满 15 岁的儿童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以上降至略超过四分之一。预测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后不久会降至约五分之一(见图一)。同时，虽然老年人(65 岁或以上者)的比例在 1980 年占世界人口不到 6%，但今天这一比例已超过 8%，而且预计到 2050 年还会增加一倍，将占全球人口 16%。

8. 虽然全球 15 岁至 24 岁的青年人口一直在增加，目前大约为 12 亿，但其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会缓慢下降，从目前略高于 16% 低至 2050 年的不到 14%。自 1980 年以来，25 岁至 64 岁的工作年龄人口逐渐增加，预测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略低于半数)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将保持稳定。

图一

按粗分年龄组分列的全球人口百分比例，1980 年至 2050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5 年订正本——主要结果和进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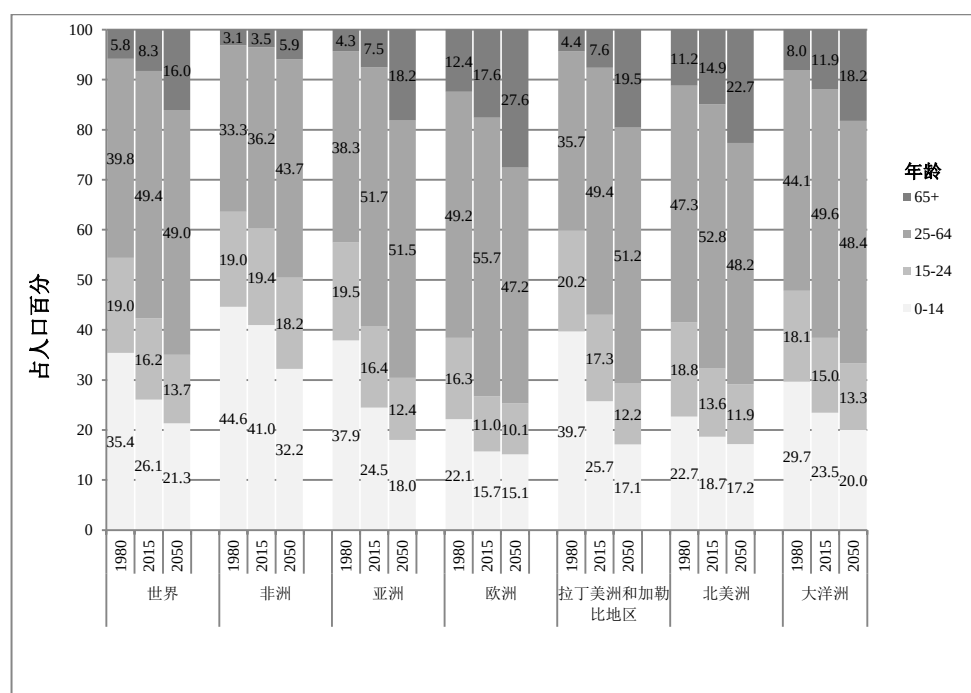
³ Guy J. Abel 等人：“Mee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ds to lower world population growth”。《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6 年 12 月。

B. 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⁴

9. 虽然预计所有区域都将出现人口老龄化,但就目前的程度和以后的趋势而言,各区域差异很大。2015 年,欧洲 18%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或以上,仍是所有主要区域中人口年龄最老的一个区域,根据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状况将会维持不变(见图二)。北美洲的人口略为年轻,老年人占总人口 15%,其原因是,同欧洲相比较,过去几十年来该区域的生育率较高、预期寿命较低且移民较多。对未来几十年人口的预测显示,这两个区域的对比状况将保持不变,预测 2050 年北美洲和欧洲的老年人比例将分别约为 23%和 28%。

图二

按粗分年龄组分列的全球和各主要区域人口百分比,1980 年、2015 年和 2050 年



资料来源: 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 2015 年订正本——主要结果和进展情况》(2015 年)。

10. 亚洲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目前的年龄分布情况相近,且这种相近预计会保持到 2050 年,这两个区域的老年人比例将增加一倍以上,亚洲从目前的 8%左右升至 2050 年的约 1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从 8%左右升至 20%。目前,世界各主要区域中,非洲的年龄分布最为年轻,相当于亚洲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980 年时的情况。到 2050 年,预计非洲的年龄分布将会类似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00 年时的情况(未列出数据),儿童和青年将仍然占总人口的一半。

⁴ 按区域分列的更详细变化趋势可查阅本报告的补充材料; 见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commission/sessions/2017/index.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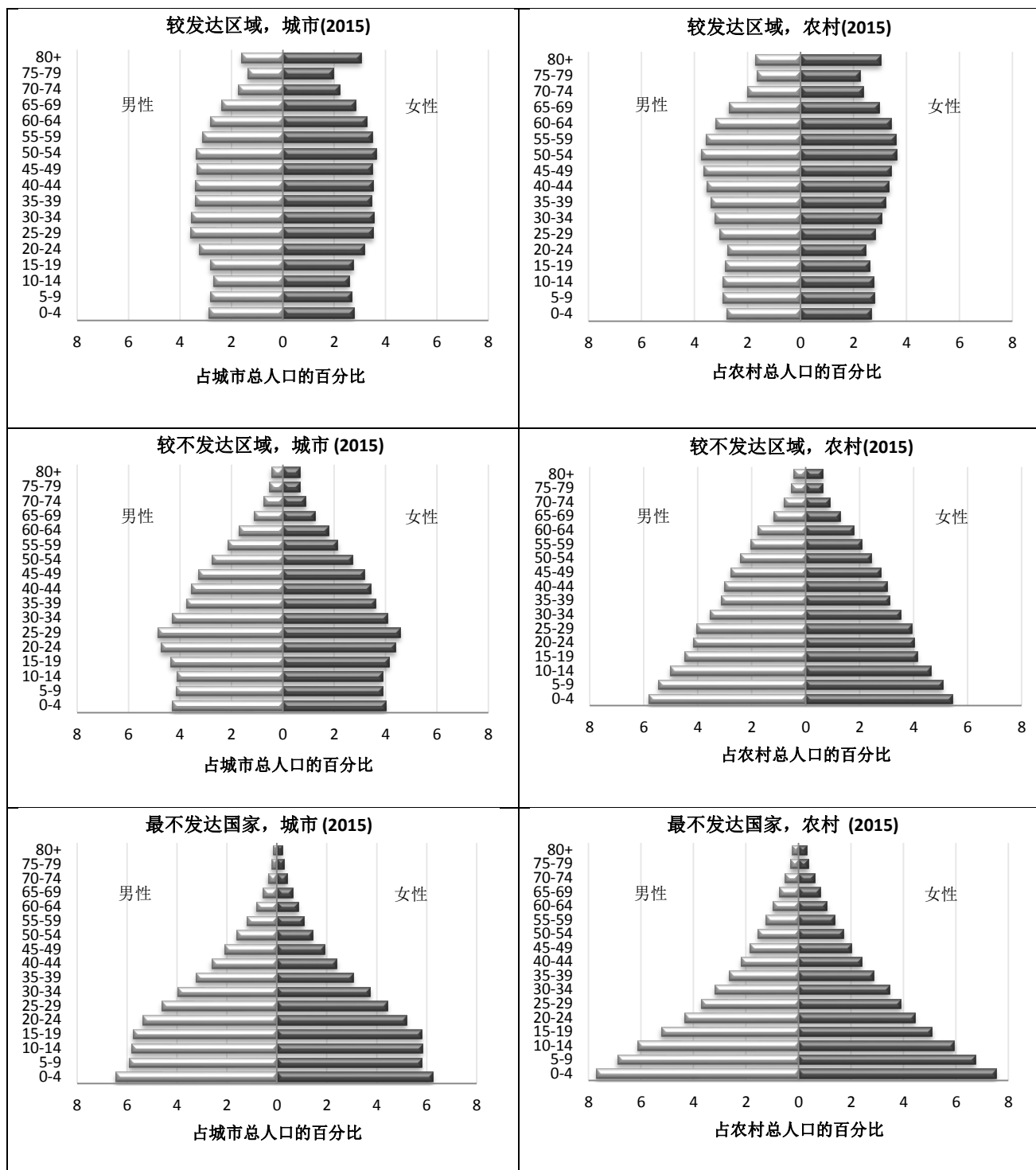
C.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年龄结构

11. 发达区域⁵ 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发展中区域国家的城市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仍保持着独特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年轻得多(见图三)。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人口在这方面已更加趋同。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尤其是在成年人和老年人口中，而在发展中区域的城市老年人口(但非农村老年人口)中，女性总体上略占多数。

⁵ 遵循惯例，本报告中的“发达”或“较发达”区域是指欧洲和北美洲，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发展中”或“较不发达”区域则涵盖全球所有其他区域。

图三

按发展阶段划分的三组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的年龄百分比，2015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城市和农村人口，第3版(2014 年)。

12. 虽然由于城市地区生育率相对较低，造成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区域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数都较窄，但“青年人口膨胀”只明显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这是由于城市地区的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有大量年轻人从农村流向城市。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显示出一些迹象，表明城市地区的生育率近期有所下降。在较发达区域，由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育率都长期保持低水平，人口年龄分布形态已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更接近长方形。

D. 儿童和青年人口趋势⁶

13. 全球儿童(0到14岁)和青年(15到24岁)人数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会小幅增加，但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下降。全球儿童和青年人数持续增加主要是由于非洲这些年龄段人口的强劲增长，北美洲和大洋洲也为这一增长做出贡献。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儿童和青年人数将减少，但这只能部分缓解上述地区的增长。人口预测显示，全球儿童人数到2050年将接近21亿，青年人数将达13亿左右。

14. 由于这些不同的区域趋势，非洲在世界儿童总数中的占比预计将从2015年的25%增加到2050年的38%，而亚洲的占比预计将从56%下降到46%。生活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儿童人数占比将从2015年的9%下降到6%，其他区域(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合计占比预计将保持在9%到10%之间。

15. 生活在亚洲的15到24岁青年人数占全球青年人数的比例预计将从60%减少到49%，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占比预计将从9%减少到7%。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目前全球有19%的青年人生活在非洲，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34%。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青年人数占比预计将维持在10%到11%之间。包括西亚和北非部分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区域目前占世界青年人口的比例接近20%(数据未列出)。虽然该区域的生育率预计到本世纪中有所下降，但某些国家报告近年来的生育率出现上升，比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其中以埃及最为突出，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将在未来增加。

E. 工作年龄人口趋势

16. 与预期的儿童和青年人数的缓慢增长形成对照的是，25岁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预计将从2015年的36亿人增至2050年的48亿人。这一增长预计大部分将发生在非洲(超过6.53亿)和亚洲(超过4.4亿)。非洲的工作年龄人口预计从2015年的4.29亿人增加到2050年的近11亿人。因此，非洲在全球25岁到64岁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预计将从2015年的12%增加到2050年的23%，增幅接近一倍。亚洲将继续保持工作年龄人口的最大区域占比，但这一比例将从2015年的62%下降到2050年57%。生活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工作年龄人口2015

⁶ 各年龄组人口的详细数据载于本报告相关补充资料，可查阅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commission/sessions/2017/index.shtml>。

年到 2050 年预计增加近 9 000 万,该区域占全球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预计维持在 8.5%左右。到 2050 年,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工作年龄人数在全球的占比将相对较低,分别为 4.4%和 0.6%。在欧洲,25 岁到 64 岁年龄段的人数预计将从 2015 年之后开始减少,到 2050 年,欧洲该年龄段人口占世界总数的比例预计为 7%。

17. 由于国际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因此大量移民有望缓解——但非消除——人口老龄化趋势。对 2015 年到 2050 年期间的预测显示,如果对发达区域作两种假设,一种为没有国际移民净流入,另一种为继续维持类似的水平,则前一种假设下预测得出的老年人口相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比后一种假设下得出的比率高 4%(《世界移民报告 2015》)。⁷

18. 在一些生育率低且接收大量移民的欧洲国家和一些雇佣大量移民工人的西亚产油国家,国际移民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较为明显。然而长期来看,国际移民预期人数很可能不足以扭转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

F. 老年人口趋势

19. 2015 年到 2050 年,世界 65 岁或以上年龄人口(下称“老年人”或“老年人口”)预计将增加 1.6 倍,从 6.08 亿人增加到近 16 亿人。预计亚洲的增长将占三分之二左右,该区域的老年人数预测将增加近 2 倍,从 2015 年 3.3 亿人增加到 2050 年的 9.56 亿人。与此相类似,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老年人口预计会增加 2 倍以上,而非洲将增加 2.5 倍。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相对增幅预计较小,其中大洋洲老年人口的预测增幅将略高于 1 倍,欧洲和北美洲的老年人数预计分别增加 44%和 50%。在欧洲,预计只有 65 岁或以上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将增加:本报告审议的所有其他较年轻年龄组的人数到 2050 年时预计都会少于目前。

20. 利用中位数年龄或老年人口抚养比⁸等其他老龄化指标来展望人口老龄化趋势,所得出的结论与基于老年人口比例的结论大致类似。然而,如采用从一种强调平均剩余寿命、而非已度过的年岁的“前瞻性”老龄化衡量指标⁹的角度来展望老龄化程度和趋势,则会看到这一现象的另一面。举例而言,如把“老年人”看作那些尚有 15 年预期寿命者,并以照此定义的老年人数量的百分比变化来衡

⁷ 国际移民组织《2015 年世界移民报告》:移民与城市——管理流动性的新伙伴关系(日内瓦,2015 年)。

⁸ 这些及其他人口统计指标的定义可查阅 <https://esa.un.org/unpd/wpp/General/GlossaryDemographicTerms.aspx>。

⁹ Warren C. Sanderson and Sergei Scherbov, “Th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9, No. 4(December 2013), and “Are we overly dependent on conventional dependency ratio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1, No. 4(December 2015)。

量人口老龄化水平，则老龄化速度似乎就明显放缓了。¹⁰ 前瞻性老龄化指标和基于各年龄组认知能力的指标都显示，¹¹ 尽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在不可逆转地上升，但老年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认知能力和潜在生产力在即使相同年龄的个人之间也会有很大差别，而且总体上随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善。一个主要的启示是，人口老龄化未必会带来人们往往归咎于这一过程的可怕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些特征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和卫生系统应做出调整，以适应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口的各种不同需要。

21. 老年人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该年龄组中女性占多数：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因此老年人中女性明显多于男性。2015 年，女性占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 55%，占 8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 61%。在欧洲，女性占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最高，达 59%，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56%)、北美洲和非洲(55%)以及亚洲和大洋洲(53%)。

三. 生育率、健康和教育

22. 持久的生育率下降导致儿童和青年群体缩小，这是人口年龄分布长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生育率的下降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相关。现有的研究表明，所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健康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企望的和实际的家庭规模缩小，而生育率的下降则往往带来更高的人均健康和教育开支。

23. 对 80 个国家在 1970 至 2010 年期间的最新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控制时间和人均收入的前提下，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产生显著的下降影响。¹² 平均而言，女性每多受一年教育，总和生育率降低 2.4%。分析发现，男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也成反比，但影响程度要小得多。图四反映了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按教育程度列示的生育率差异。在所有情形下，受教育程度最高类别(中学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均低于受教育程度最低类别(未受过教育)女性的生育率。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她们与中间各级受教育程度(小学和中学)的女性的差异，则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在整个研究期间，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尼泊尔的生育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完全呈反比关系，但在孟加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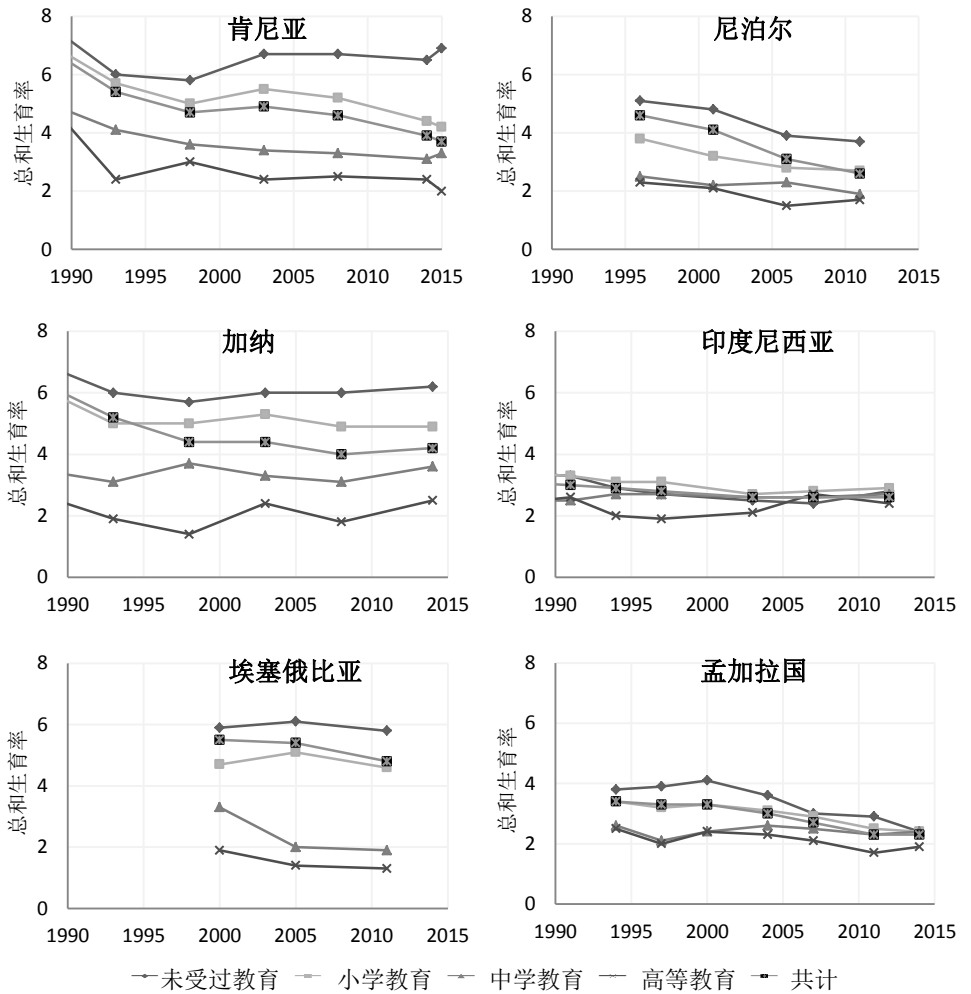
¹⁰ Warren C. Sanderson and Sergei Scherbov, “Age structure, mortality and prospective ageing”, 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13 and 14 October 2016.

¹¹ Vegard Skirbekk, “Ageing, health and work potential”, 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13 and 14 October 2016.

¹² 这一结果有广泛的研究基础，例如，David E. Bloom and Dara Lee Luca, “The global demography of ageing: facts, explanations, future”, PGDA Working Paper, No. 13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16)引用的研究。

国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差异在一开始就比较小，并在最近几年有所缩小，在印度尼西亚更是如此。

图四
1990 至 2015 年六个发展中国家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的终生总和生育率(每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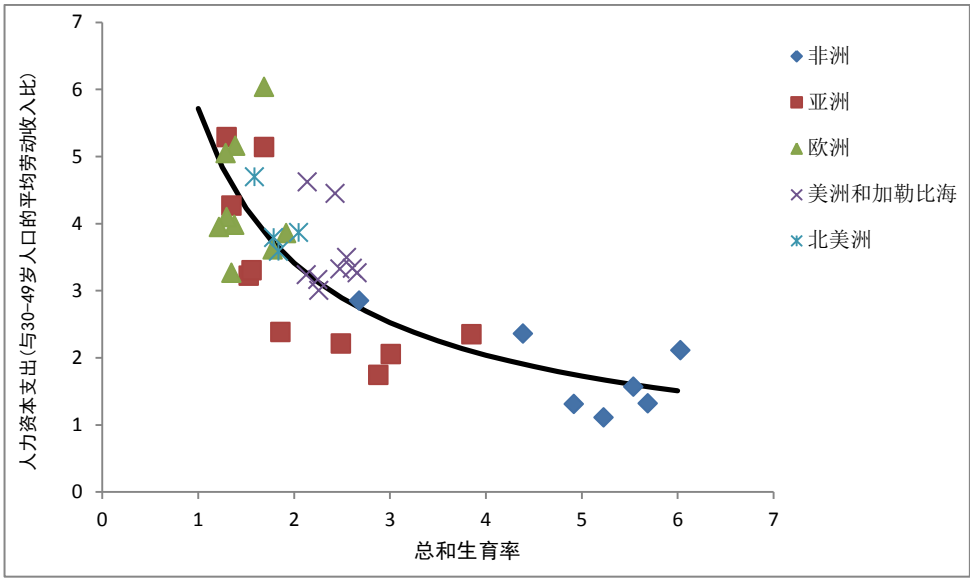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lina Pradhan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教育与生育率的联系”，在联合国专家组“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会议上的发言，纽约，2016 年 10 月 13-14 日。

24. 尽管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水平有重大影响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是否可以获得计划生育服务也与生育率有联系。

25. 国民转账账户¹³ 的数据证明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力资本开支的增加相关，后者的计量依据儿童和青年的健康和教育的综合支出进行。图五说明了这一联系，表明在低生育率和高生育率国家的人力资本支出存在很大差异。

图五

39 个国家人力资本支出总额与总和生育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Andrew Mason, Ronald Lee and Jennifer Xue Jiang, “Demographic dividends, human capital and saving”,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 7 (April 2016), fig. 3。

26. 生育率下降往往与健康支出的增加相关，尤其与教育支出相关。许多其他研究¹⁴ 也发现了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的重大反比关系。

四. 个人和家庭层面的代际支持

A. 跨代共居的变化

27. 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既是人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影响了跨代共居模式。除了纯粹的人口变化，跨代共居模式还受到经济增长、工业化和文化规范的影响。¹⁵ 例如，虽然死亡率下降提高了儿童有两个存活父母的概率，但离婚或

¹³ 见 <http://ntaccounts.org/web/nta/show/>。

¹⁴ 除了上文所引述的研究，还有 Shareen Joshi and T. Paul Schultz, “Family planning and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an outreach programme in Matlab, Bangladesh”, *Demography*, vol. 50, No. 1 (February 2013)。

¹⁵ Steven Ruggles and Misty Heggeness (2008)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4(2):25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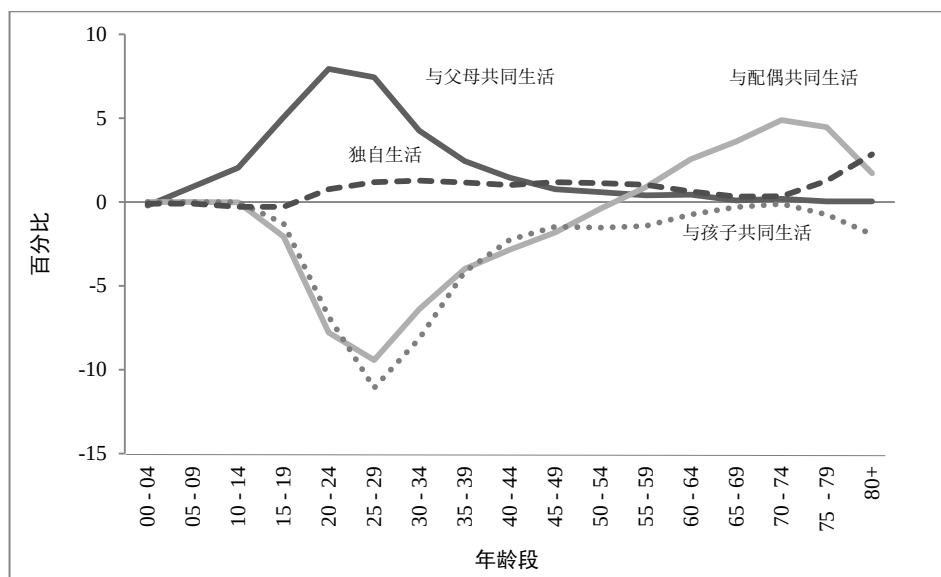
分居率的不断提高减少了有两个存活父母的儿童与父母共居的可能性。对于在工作年龄范围内的成年人而言，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已导致存活父母人数增加、存活兄弟姐妹人数减少，从而增加了年轻成年人与父母共居的可能性。从老一辈的角度来看，生育率下降减少了成年子女的人数，而子女更有可能存活到成年只是部分地弥补了这种减少。

28. 人口的净外流一般会减少青年和工作年龄成年人与父母的共居，有时流动人口会将孩子交给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顾，这也减少了父母与子女的共居。

29. 图四提供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32 个国家的例证，表明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年轻成年人与父母共居的现象增加，同时与配偶和子女共居的青年和中年人数量减少。在这一组国家中，50 岁以上的与配偶共同生活者的比例有些上升。

图六

20 世纪 1980 年代至 2000 年代与直系亲属共同生活或独自生活人口的百分比变化：32 个国家的总数，按年龄列示



资料来源：估计数基于世界所有地区 32 个国家的微观数据，可查阅国际公众利用微数据系列数据库和欧统局劳动力调查。这 32 个国家是：阿根廷、奥地利、巴西、喀麦隆、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法国、希腊、海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牙买加、肯尼亚、马拉维、马来西亚、蒙古、摩洛哥、巴拿马、葡萄牙、波多黎各、塞内加尔、瑞士、泰国、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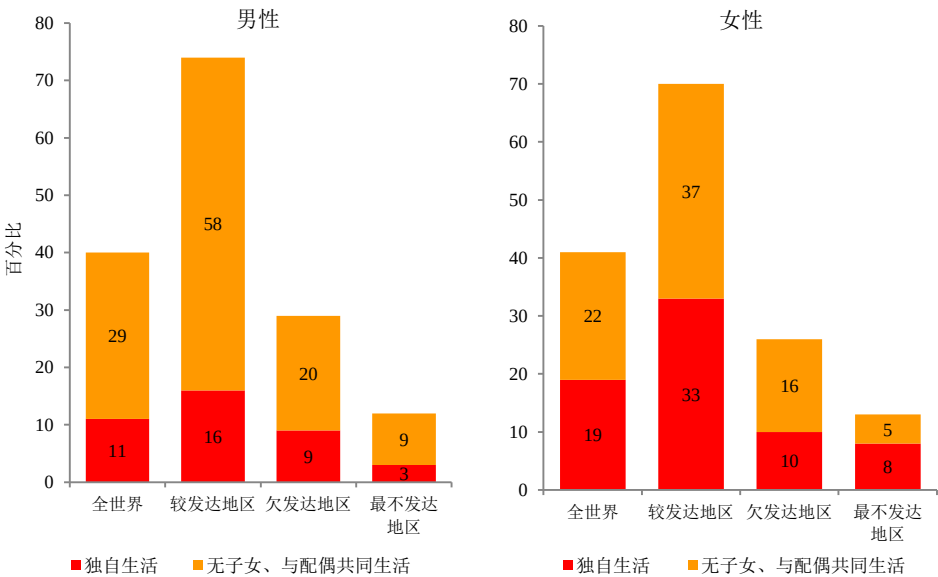
30. 与这些趋势相关的现象是推迟离开父母的家，而且成家育儿的平均年龄上升。由于年轻的成年人群体接受教育的时间在持续增加，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在推迟，并且倾向于在父母家中呆更长的时间，这样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需要依赖父母。这种经济依赖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对跨代支持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见第五节)。

31. 与人口老龄化和住宅安排变化相关的特点之一是老年人独立生活(即独自生活或只是与配偶一起生活)日益常见。2000 至 2010 年，在全球范围内，60 岁或以上人口中大约有 40%独立生活(图七)。

图七

60 岁或以上人口中独立生活者(独自生活或只是与配偶一起生活)的百分比：全世界和不同发展地区在 2005 年左右的情况，按性别列示



注：根据人口普查和调研的微数据对 101 个国家做的估计：2000 至 2010 年(模式年是 2005 年)。详见《2013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第 38 和 39 页。

32. 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独立生活人口占比的差异很大。2000 至 2010 年间，较发达地区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独立生活，而在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分别只有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

33. 尽管国际差异很大，但各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比例与人口老龄化程度之间普遍存在正比关系。2000 至 2010 年期间，在 60 岁或以上人口占比小于 10%的国家，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很少超过 40%。相比之下，在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的所有国家，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占多数。如果这种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独立生活普及程度之间的联系在未来得以继续，那么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在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都会有更多的老年人独立生活。

B. 性别及工作与家庭义务的平衡

34. 在较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人口中,女性对劳动力队伍的参与在增加,同时女性生孩子的平均年龄在推迟。¹⁶ 这些变化,加上父母和祖父母的寿命延长,已经产生了所谓的“三明治一代”,这种情况对既要照顾受抚养子女和年迈父母又要更加积极地在劳动力队伍中发挥作用的女性产生了尤其突出的影响。

35. 虽然女性的家务劳动一般不计入标准的经济统计数据,但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女性对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生产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如果得到适当估价,这些贡献可在总体工作中占据很大比例。例如,在塞内加尔,女性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工作、所有家庭生产和工作总量分别做出了高达 34%、87%和 58%的贡献。¹⁷ 在墨西哥,家庭生产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2%,而家庭生产的大部分由女性完成。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已有例证表明,女性一旦结婚和生育孩子,平均家务劳动量会增加,而男子一旦结婚则家务劳动减少,而且在孩子出生后,这点似乎也没有改变。¹⁸

36. 在这方面,制定政策,支持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为父亲和母亲都提供育儿假以及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和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均有助于减少家务劳动和市场化工作分配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即使在工作年龄人口的规模停止增长之后,这些政策也会提高劳动力参与程度,从而增加人口红利(见第五章),并进而帮助经济体应对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财政挑战。

五. 给人口和宏观经济带来的后果

37. 本文第二节提到,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之一是工作年龄(25 到 64 岁)人口比例在全球上升的时代已经结束。发生这种情况的时代背景是,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上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中,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在下降。¹⁹

¹⁶ 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年龄从 1980-1985 年期间的 26.5 岁增加到 2010-2015 年期间的 29.2 岁,预计在 2045-2050 年期间将进一步上升至 31 岁。

¹⁷ Gretchen Donehower, Gretchen “性别、年龄和经济活动”,联合国专家组“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会议,纽约,2016 年 10 月 13-1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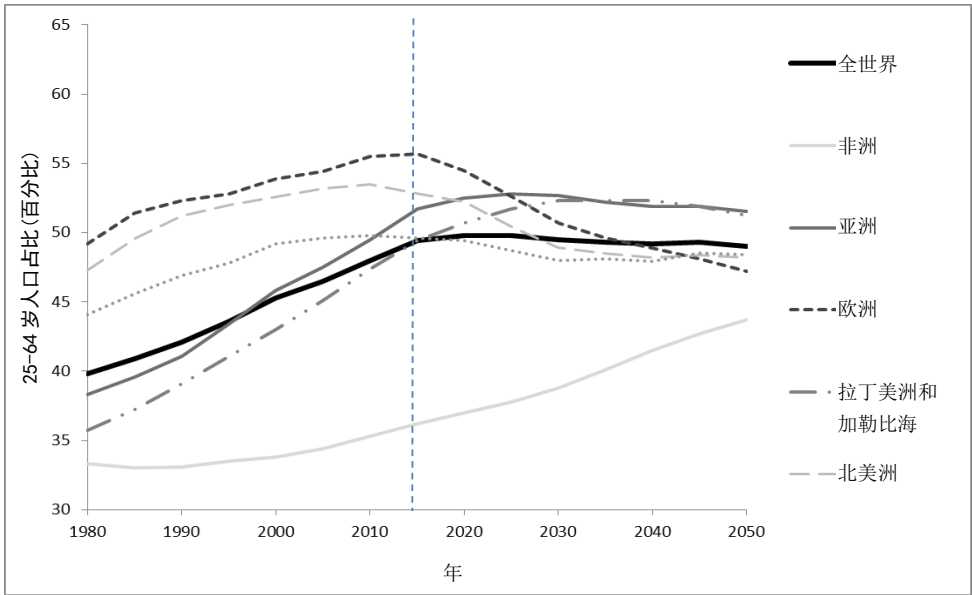
¹⁸ Simone Wajnman “巴西家庭和工作的动态”,联合国专家组“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会议上的发言,纽约,2016 年 10 月 13 和 14 日。

¹⁹ 世界银行,“2017 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参阅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38. 虽然工作年龄人口的绝对人数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上升，但在 2050 年之前世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保持相对不变，在大多数地区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主要的例外是非洲(见图八)，非洲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大幅度增加。

图八

各区域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5 年订正本—主要结果和进展情况》。

39. 工作年龄人口大量增长和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非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²⁰有可能实现相当大的“人口红利”，即与人口结构转型相关的人口变化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确保普遍获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政策，包括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及其他扩大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政策应得到优先考虑。这些政策会酌情促成或加速“第一人口红利”的到来，即在人口转型中期阶段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的提高。即使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并未得到验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可能是“教育红利”。²¹

4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亚洲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大幅度提高，但预计到 21 世纪 20 年代这些地区的工作年龄人口只会出现适度的相对增长，并在此后经历下降。这些地区的国家应优先考虑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政策，为此需要加大对儿童和青年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并增加人口老

²⁰ 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见 E/ESCWA/SDD/2016/技术文件 3。

²¹ Jesus Crespo Cuaresma, Wolfgang Lutz and Warren Sanderson (2014)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 education dividend?”, Demography, vol. 51 (February 2014)。

龄化和与寿命延长相关的延迟退休所产生的资产积累。制定政策，消除女性的就业障碍，这不仅有其内在的价值并对减少男女不平等作出贡献，而且可以产生额外的宏观经济效益。

41. 预计在 2015 至 2050 年期间，欧洲和北美洲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将急剧下降，而大洋洲预计将出现比较温和的下降。这些地区的国家将面临的挑战是：劳动力供应相对稀缺，而与此同时人口继续老龄化。制定政策，促进安全、有序和有规律的移民，支持终身学习和老年人就业，同时制定对家庭友好的政策，将与财政政策相辅相成，促进下文所述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A. 老龄化人口的工作与老年收入保障

42. 工作年龄人口也在老化，超过 50 岁或 60 岁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大，令人置疑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各国的老年人经济活动差异很大。就全世界而言，2015 年，65 岁或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²² 为男子 30.3%，妇女 14.5%。²³ 在较发达区域，老年男子的参与率为 16.8%，老年妇女为 9.4%，而在欠发达区域老年男子为 37.5%，老年妇女为 17.7%。在最不发达国家，2015 年，59.8%的老年男子和 35.8%的老年妇女参加了劳动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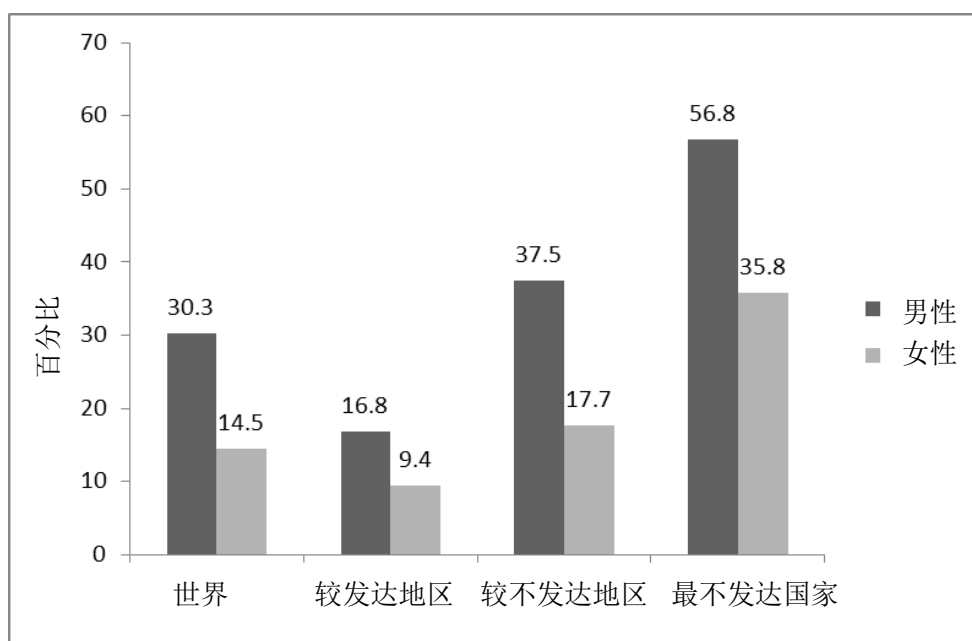
43. 老年男子的劳动力参与在非洲最高(见图九)，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和北美洲，在大洋洲和欧洲最低。在所有区域，老年妇女的劳动力参与比老年男子低，但各区域的排列格局类似。

²² 定义为已就业或寻求就业的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

²³ 2015 年老龄化概况数据库，可查阅 <https://esa.un.org/unpd/popdev/Profilesofageing2015/index.html>。

图九

2015 年按性别分列的 65 岁或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

44. 1990 年至 2015 年，65 岁或以上男子的劳动力参与在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洲逐渐增加，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稳步下降。1990 年至 2015 年，老年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在所有区域都有所增加，反映各年龄组妇女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逐步提高的趋势。

B. 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金

45. 为所有人提供社会保护，包括必须确保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关键目标。近几十年来，许多人口相对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扩大缴费养老金计划覆盖面或已经建立非缴款性“社会”养老金。同时，许多老年人口比例较大的发达国家改革了养老金制度，办法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应对预期寿命延长，提高规定的缴款额和最短缴款期要求，减少其他提前退休激励因素。一些政府还实行了改革，以加强私人养老金的作用。

46. 养老金的可得性(或人口覆盖范围)和适当性(或慷慨程度)影响老年人参加劳动队伍的情况。如果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没有养老金或提供较低福利，那么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退休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覆盖面大和福利慷慨的发达国家，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必要性较小，因此劳动力参与较低。在国家或区域内的一段时间变化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比关系。例如，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老年男子的劳动力参与曾因养老金福利比较可得和慷慨而长期

逐步下降，在此之后，由于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和其他福利限制，最近参与率有所提高。同时，经合组织国家老年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在过去 25 年里稳步上升，反映养老金制度改革鼓励妇女继续工作到老年。

47. 各国的政府公共养老金支出差异很大，反映人口老龄化、福利的人口覆盖情况和慷慨程度方面的差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养老金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至 12%。虽然 2015 年日本的人口年龄分布在世界上最老化，但其公共养老金支出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低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15.8%)，原因是相对于退休前收入，日本的养老金福利不那么慷慨。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公共养老金支出各不相同，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1%到 8%。该区域的养老金支出水平较低反映了不完整的养老金覆盖面(一般仅限于正规部门)以及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比欧洲年轻等因素。

48. 一个与老龄化有关的越来越大的政策关切领域是长期照料。尽管如上所述健康方面总体改善，但很大比例的老年人将能力下降，以至于需要长期照料和支持。这种照料常常可以在他们的家里或社区内，以尊重老年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类尊严的方式提供，并且不给作为照料者的妇女带来过重负担。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支持家庭照料者，使照料者可以提供较好的照料，受到较少的压力。他们还应为严重残疾人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临时照料、机构照料，并支持社区自助群体，并促进私人照料者认证和标准。²⁴

C. 不断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宏观经济影响

49. 可以通过基于消费和生产的年龄分布加上按年龄分列的人口规模估计数和预测数的“支持比率”²⁵ 标准化度量，得出关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规模的国际可比例证。根据这一方法，联合国题为《2015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报告(ST/ESA/SER.A/390)表明，一方面预计许多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将一直到 2050 年受益于支持比率增加。另一方面，预计经历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支持比率下降的国家应看到人口年龄分布变化的消极宏观经济影响。预期支持比率的下降将在中国、德国、意大利、大韩民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泰国尤其明显。在 2015 年至 2050 年，这些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因而放慢 0.5 个百分点或更多。

²⁴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日内瓦，2015 年)；另见“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其摘要见 <http://who.int/ageing/global-strategy/en/>。

²⁵ 人口同等生产者与同等消费者的比率(详见《国民转账账户手册：衡量和分析代际经济》。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3.XIII.6。

50.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可在第一次红利阶段过去后仍然持续很长时间。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红利规模和持续时间的最近例证表明：²⁶

(a) 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于 1960 年代初在欧洲打开，然后于 1970 年代中期在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国家打开，1990 年代初到中期在非洲打开；

(b) 与人口红利有关的最大(峰值)年度经济增长估计发生在亚洲(高达每年 2.3%)，原因是该区域异常迅速的人口结构转型和教育规模扩大。就其他区域而言，红利峰值估计为每年 1.5%到 1.8%不等；

(c) 尽管非洲的人口结构转型已推迟，预计将以慢于其他发展中区域的速度进行，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产生最大的总体人口红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洲的支持比率起始值比其他区域低。为了实现这一潜力，红利期间需要扩大计划生育方案、充分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以及有效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手段；

(d) 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比第一次更大、时间更持久。但是，它的实现是不确定的，因为这意味着在人口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上文所述的有利政策以及有利于持续增长的总体经济环境。虽然这与在目前处于人口结构转型早期阶段的国家成功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致；但不能被视为意料之中的结果。²⁷

六. 需要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

51. 要履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就必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政策和评估取得的进展，区分不同年龄组的人口，特别是儿童、青年和老年人。为记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评估这些变化的影响，正如本报告中所述，按年龄分列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见 E/CN.9/2016/3)。

七. 结论和建议

52. 不断变化的人口年龄分布是生育率和死亡率从较高水平到较低水平的人口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特点。这些变化可归因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死亡率降低，而且最关键的是，生育率降低。在大量国际移民净接收国，移民也可能对人口年龄分布产生影响。

²⁶ Andrew Mason 等人 “Support ratios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s: Estimates for the World”。Manuscript, 14 November 2016。

²⁷ 见 Garenne (2016)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Africa: macro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n-IUSSP, December 2016, 人口基金(2014 年)《2014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The Power of 1.8 Billion and Zulu (2016) “Afric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在关于变化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专家组会议上的发言，2016 年 10 月 13 日和 14 日，纽约。

53. 虽然人口结构转型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其时间和速度——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国家和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全世界目前儿童和青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 65 岁或以上人口的增长更快。这个年龄段的增长率在非洲及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特别高。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在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最高，反映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型较早开始。

54.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和青年人数增长放缓，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区域成为负数。这一减速提出了一个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历史性机会，借此来改善获得保健和教育的渠道，并加强较年轻人群获得生产性就业的前景。政府应积极寻求这些机会，不仅为了其对履行基本权利的固有价值，而且也作为对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后世后代福祉的投资。

55. 在许多非洲国家和亚洲部分地区，儿童和青年的绝对人数仍在迅速增加。生育率仍然很高的国家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早期阶段。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考虑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目标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和具体目标，采取各种政策，支持每个人都能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获得计划生育。

56.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大全球人口趋势，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国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老年人公共支助制度——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案——使公共财政受到的压力增加，因而引起了关于这一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疑问。政府应预见到人口趋势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可能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应对寿命日益延长，以及其他改革来确保未来几代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意识到妇女占老年人口的大多数，并意识到男女在劳动力参与、社保制度的覆盖和福利这些方面持续存在的差距，政府应考虑采取促进养老金制度男女平等的政策。

57. 有时因劳动力的稳定参与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制约、或因非正规性或其他因素，劳动力队伍的很大部分被排除在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之外，对此，政府应当按照《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关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考虑社会养老金来维持所有老年人的最低限度福利水平，包括采用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标准。

58. 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处于人口老龄化后期阶段和面临劳动力相对稀少的国家应当考虑采取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和支持老年人终身学习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可以补充促进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可持续性的财政政策的关爱家庭政策。

59. 政府政策必须解决青年和中年成年人、特别是妇女在平衡工作需求与家庭义务方面面临的困难，包括为儿童、年老的父母和祖父母提供支持和照料的家庭义务。政府应当考虑采取政策，支持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方案、父亲和母亲假方案、男子和妇女的兼职和灵活就业的机会以及长期照料方案。上述这些和其他政策也

将有助于增强妇女权能，承认妇女的总体经济贡献，并减少家庭、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情况。

60. 人口年龄分布的长期变化可以产生两个广泛的宏观经济效益。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近期内的生育率下降导致儿童和青年的比例下跌，同时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仍不很高，由此产生较高和越来越大的经济支持比率。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一有时限的机会之窗，扩大对儿童和青年终生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可改善个人福祉和劳动力的生产率。

61. 各国还可得益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在那些已经投资于人口的人力资本、老年人已经积累大量资产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可以帮助加强宏观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驱动或加快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为了获得两次红利的好处，政府应实施政策，确保青年和成年人的生产性就业，并鼓励个人储蓄。

62. 人口老龄化也影响到人口的健康。所有国家中因残疾或功能限制而需要长期照料的人数可能会增加。国家保健系统应实施方案，鼓励从童年开始、在成年时期继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增强个人在年老、内在能力衰退时更好地应对的能力。医疗保健系统应着重于让人们在整个生命期，特别是在年老的时候，维持最高可获得的功能水平。

63.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适当支持下，政府应促进收集、传播和分析按年龄、性别和其他相关特征分列的人口数据，以协助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那些涉及特定年龄群体，如儿童、青年和老年人的目标，制订政策和评估进展情况。
